

回家过年

过了这个春节就30岁了，对于连女朋友都没有着落的言小白来说，最怕的就是一天一天临近的春节。去年就是因为没找上女朋友不好意思回家，言小白对爸妈撒谎说工作忙，独自在单位的公寓里过了一个清汤寡水的年。

言小白不想做剩男，可是这些年来从上学到毕业找工作到工作稳定，一路打拼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剩男。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娶妻生子，言小白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每一次给父母打电话，父母都会追问他找上女朋友了没有，春节的时候能不能领上女朋友回家过年。起先言小白在电话里和父母嘻嘻哈哈，也不把父母的话当回事，可是随着父母问的次数增多，他的心理就有些变化了。中秋节的时候母亲在电话里说：“小白呀，过年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领个对象回来给爸妈看看？我和你爸都是奔六十的人了，过一年少一年了。我们也不期盼你有多大出息，只要你平平安安早点娶妻生子我们也就了了这辈子的心思了。”“能，能。”言小白应承着，“妈，今年过年我们一定一起回家。”挂了电话，想想自己在电话里说的“我们”禁不住有些哑然失笑。

眼瞅着春节一天一天临近，言小白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有朋友建议实在不行去同城论坛里发个帖子，征个临时女友回家过年安慰一下父母。言小白思前想后觉得欺骗父母不好，可是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最后禁不住朋友的撺掇，还是在同城论坛里发了征过年临时女友的帖子。

网友叶细细跟帖应征。叶细细是论坛里的活跃分子。去年过年言小白因为没女朋友没回家，也没个去

处，就窝在公寓里上网。那时在同城论坛里他遇到了叶细细。在叶细细的一个帖子的评论栏里言小白留言：美女，大过年的不回家陪父母泡在网上干什么？叶细细回复：没有男朋友无颜面对父母。后面是一个捂着嘴笑的表情。言小白继续跟帖：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叶细细回复：明年一定不在这里陪你！后面跟个流汗的表情。言小白则发了个龇牙笑的表情。叶细细也跟个龇牙笑的表情。

时隔快一年，言小白与叶细细再次在同城论坛相遇。令言小白尴尬的是应征自己过年临时女友的却是叶细细。言小白在帖子上声明说自己不想欺骗父母，可是更不想让父母失望，希望父母开心。此举不得已而为之，本帖子不是征婚启事，仅限于临时拼凑，望双方遵守规则。叶细细回复：婆婆妈妈，先拼起来再说吧！后面还是一个捂着嘴笑的表情。既然是过年临时女友当然要从网上走到现实。言小白与叶细细加了QQ好友，还交换了手机号码。没事的时候两个人就联系一下，要么QQ，要么电话。当然，也免不了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玩。

春节马上临近，两个人张罗着买回家的车票。虽然是同城的老乡，毕竟两家相隔百八十公里呢。言小白说：“细细，先去我家吧。”叶细细把柳眉一竖，杏眼一瞪：“反了你了，不行！先去你丈母娘家！”



■投稿信箱：ljz@cnbb.com.cn ■插图：严勇杰

邻居

杨逸和李智在同一个工厂上班，是一对好兄弟。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成家的年龄，他们的宿舍也分在一起，这样两家就成了邻居。

成家后，两家各添了个胖小子。这两孩子在一起从来不打架，相处得很融洽，那感情和父辈相差无几。

转眼，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两小子便进了同一个班，但学习成绩却是天壤之别。杨逸的儿子在班里成绩遥遥领先，而李智儿子的成绩却不敢恭维。这事让杨逸着急，曾找李智谈话，让他多关注孩子的学习。让杨逸搞不懂的是，李智却并不那么着急，总是呵呵一笑说，顺其自然最好。杨逸犯了嘀咕，这小子是咋了，难道不想让孩子变得更优秀？

杨逸见李智并不理会自己的提醒，回家便要求儿子以后不准和李智的儿子一起玩，免得被带坏了。孩子哪懂那些，上学还是一块走，放学还是一块归，这让杨逸有些隐隐的担心。为了以防万一，杨逸舍近求远为儿子转了学，这样，两个孩子便碰不到一起了，杨逸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转眼几年又过去了，杨逸和李智依然还是邻居，但是他们的儿子的去向却有了不同。杨逸的儿子进了重点高中，是班里的尖子生，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而李智的儿子进了普通高中，成绩很不理想。杨逸见到李智的

第一句话总是“最近儿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话语间，满是骄傲和自豪。李智总是嘿嘿笑两声说：“很一般。”这时，杨逸的语调便又提高八度说：“我家小子又考了第一名，他班主任说这孩子一只脚已经踏进重点大学的校门了。”李智赔笑着说：“真不错。”

高考成绩出来了，杨逸的儿子被清华大学录取，而李智的儿子分数离录取线还差一大截呢。杨逸家天天亲朋满座，热闹非凡，而李智默默地为儿子报名去了技校学手艺。

四年后，杨逸的儿子顺利地被保送读研究生。而李智的儿子三年的学习期满后，自己在城里租了间门脸房，干起了汽车修理的行当，每日里油污满身。

这时的杨逸和李智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单位里的事情也少一些，哥俩便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谈论最多的依然是两个孩子。几杯酒下肚，杨逸的脸上泛起红晕，说：“我家的那个臭小子，又长出息了，最近要出国。你猜他打算去哪个国家？”李智摇摇头，表示猜不出来。杨逸胳膊一扬说：“去澳大利亚，还说去那边站稳脚跟就来接我和他妈，我才不愿去呢！生在这，长在这，老了去出国去他乡，享不了那福啊！”

杨逸的儿子去了澳大利亚，这在小城是一个新闻呀，附近的居民都流露出羡慕的目光。而杨逸也挺直了

腰杆，走到哪炫耀到哪。

转眼，杨逸的儿子去澳大利亚已经五年。最初，杨逸的儿子每年回来一次，后来变成两年回来一次，结婚后再也没回来过。杨逸老两口饭毕便坐在门口张望，虽然知道儿子不会回来。

此时李智的儿子也已成家，并且生了个大胖小子。因为离得近，李智的儿子每到周末必回家吃饭。从周五开始，李智两口子便开始买菜，买肉，剁馅，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下午，杨逸和李智在家门前的空地上晒太阳，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突然一辆车在他们面前戛然而停住。车门打开，李智的小孙子就迫不及待地跑出来，边跑边不停地叫爷爷。后面李智的儿子一手提着大白菜，一手提着刚买的猪肉，走到他们面前停住，叫声杨叔，然后说：“这小子今天嚷着要吃猪肉水饺，这不活也不忙，我们便一起赶回来了。”李智搂着孙子乐得眉开眼笑，一家人说笑着回家了。空地上只剩下怔怔的杨逸。

杨逸回家，李智家的笑声翻越围墙传了过来，倍感孤独的老两口竟然泪流滂沱。这时，李智出现在门口，他抓起杨逸的手说：“走，去我家吃水饺！”

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桌，大家齐端酒杯，杨逸突然泪如雨下，抓住李智的手说：“老哥，你比我有福，孩子在身边！”



马兰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叹气了：“我们中国的多数文化人，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全人类的大灾难了。他们中有的人，只想给身边的人制造点灾难。”

“恰恰是，中国多数民众喜欢观赏别人的灾难，幸灾乐祸地当看客。这一点，鲁迅说过，罗素也说过。”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面对大灾难，只能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说。她握住了我的手。

1999年11月7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划着，划着。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

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死了我们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到处乱窜。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曾经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但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文明发祥地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还是壮胆进去了。

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位文化学者亲身穿越过那么多曾经无限辉煌却已沦于恐怖的地区。真正穿越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深感快慰。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我正要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走出了虎狼之山反而遇到了虎狼，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这实在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还是有最通俗的原因。原来，我在考察文化的过程中写成

的四本书《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受到了广大读者长时间的欢迎。有机机构统计十年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它们居然全在里面。连台湾，也给它们每一本都颁发了文学大奖。我的漫长历程，香港凤凰卫视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都破例邀请我这么一个毫无官职的中国学者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

那天，我又从国外回来，和妻子一起上街买菜。妻子挽着我的手，像是捡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在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凌虹波